

散文

三姐

黄文通

李贺孱弱地躺在病床上,全身疼痛难忍,只能佝偻着身子。他蜡黄的脸如透明的纸,目光游移,带着恐惧。他轻轻拉着我的手,缓缓地说:“三舅,你就当我去很远的地方出差了。你会想我吗?”

我泪珠直掉,紧闭嘴唇,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

孩子,你到哪儿,我都会想你。李贺今年三十四岁,是三姐唯一的儿子,四年前患了黑色素瘤,一直与病魔作斗争,可癌细胞已经把他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,在我眼前一点点变得不堪一击。

他成长的每一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,哪怕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,在我面前依然胆怯、害羞。他把我当成知心朋友。他虽是我的外甥,我却视他如亲生。他阳光、真诚、和善,有着和三姐一样的品性。他也争气,家庭、事业都美满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懂事的孩子,上天竟然剥夺了他享受阳光的权利。他有父母、妻子和孩子,还有未尽的义务,却要离开这个还没来得及及享受的世界,抛下他挚爱的亲人。

是生活太残酷,还是命运本就不公?

三姐五十八岁了。十年前,二十一岁的女儿意外死亡,三姐几乎“死”

了一回。她泪干了,心碎了,呆呆地望着天空喃喃自语:“上天啊,你对我不公!你咋不让我去死?”那撕心裂肺的痛,在每个夜晚直击亲人的心。如今儿子又要离去,一把尖刀再一次插进她的心窝。一个善良的女人被悲痛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我能看见三姐的心在滴血。

我们姊妹七个,我排行第六,三姐大我八岁。她小学毕业时,父亲给她两个选择:一个是继续上学,一个是在家带两岁的我。三姐知道母亲辛苦,选择辍学带我。我的童年是在三姐脊背上度过的。我三岁时,碾要用我的“捞石”把我的脚砸得粉碎性骨折,三姐背了我一年。有时她想和伙伴玩,就背着我,不让我下来。一次,我在她背上咬了一口,顿时鲜血淋漓。三姐哭了,但没打我。她用纱布蒙着我的眼,哭着唱:“俺弟睡,俺弟睡,俺弟睡了我做活。”

直到现在,三姐背上还留着我咬的疤痕。

我上初中住校,三姐每周两次给我送粮食和馒头。初三那年冬天,有一次三姐天不亮就冒着大雪给我送麦子,走到半路连人带车摔进沟里。车骑不了了,她扛着麦子一瘸一拐走到学校。我看见她时,她浑身是泥,头发上挂着冰碴,汗水和着雪水浸透了

她的衣服。“弟弟,我来晚了,没耽误你吃饭吧?”她站在风雪里喊我,从怀中掏出几个馒头塞给我,“怕凉了,一直捂着,趁热吃吧。”

她扛着麦子交到学校加工厂,帮我领了饭票才离开。看着三姐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,我眼前模糊一片。

三姐最像母亲,个子高、力气大,憨厚老实、不善言辞。她陪伴我成长,即使结了婚也没离开。为了帮父母多干几年活,她二十八岁才结婚。姐夫也是个老实本分的人,会修车的手艺,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。我上三年师范的花费,都是三姐和姐夫在叮叮当当的修车声中凑出来的。

三姐命运多舛。姐夫得了脑梗,修车铺关了,三姐就靠蹬三轮车养活一家人。每次见她,她从不叫苦,总说日子过得很好。我参加工作后,有一次去看她,邻居对我说:“你姐蹬三轮,车被没收,在停车场哭好几天了。”我赶到停车场,看见三姐一边拍打着大门一边哭喊:“还我三轮吧!我以后不拉人了!”

我如梦初醒,原来我的姐姐生活如此艰辛。

我拉着她说:“姐,咱不要了。”三姐不舍,仍不停地哀求。回到家,为不让我担心,她立即换掉破烂不堪的衣服,穿上新褂子,脸上露出笑容。她仔

细看着我,拉着我的手心疼地说:“你咋瘦了?在外面不能亏待自己。”看着她粗糙的双手,我说:“姐,以后别蹬三轮了,我给你钱,和对妈一样。”三姐却责怪道:“对妈好是责任,对姐不应该。你自己有家,姐不能要你的钱。”我每次给她钱,都要和她纠缠半天,直到她送我走时,我隔墙把钱扔过去,她又跑着追我,追不上才算完。

那几天,初冬的寒风一直刮,门外寒气逼人,天阴沉沉的。外甥李贺躺在医院病床上,三姐在家哭泣,两个孩子一直问爸爸去了哪里。

我问自己: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吗?就像种庄稼,勤劳也未必有好收成?但总有人不会辞辛劳去耕耘,他们种的不只是一季庄稼,还有内心对丰收的希望。

也许,这世间的苦,本就无法逃避。有多少人还在经受生活的折磨和苦难?有多少人仍在夜晚默默哭泣?我们能做的,不过是在苦难面前咬牙撑着,在心痛时学会坚强,在离别时留下回忆。度人先度己,好好活着,才能守住那些爱的人,留得住那些温暖的瞬间。

风还在刮,但刮不走三姐背上的那个牙印,因为它在岁月里已经开成了花。三姐的脊背被生活压弯过,但未折断过。

散文

春天里的纬三路

胡承

春风拂过沙河河畔,唤醒了沈丘大地的无限生机,也为县城新区的纬三路披上了温柔而明媚的盛装。这条坐落于古老沈丘河北岸、长安路北侧的城市道路,自建成至今已走过近十个春秋。十年光阴,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,却见证了沈丘城镇化建设飞速跨越的坚实步伐,镌刻着小城从传统走向现代、从质朴走向精致的深刻变迁。曾经多见于郑州等大中城市的“经八路”“纬八路”命名体系,如今也在我们这座温馨小城落地生根,不仅让城市路网更加清晰规整,更为往来办事的外地客商、出行漫步的市民提供了极大便利,成为沈丘迈向现代化城市的鲜明标志。

十年栉风沐雨,十年精雕细琢,如今的纬三路已褪去初修时的青涩,以完善成熟的硬件设施、赏心悦目的生态景观,成为沈丘新区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。宽阔平整的柏油路面笔直延伸,车流与人流有序穿行,市政设施一应俱全,彰显着现代城市道路的便捷与大气。道路两侧的绿化带更是匠心独运,层层叠叠、错落有致,实现了四季常绿、三季有花,漫步其间,满目青翠,花香萦绕,美不胜收。绿化带内草木繁盛、品种丰富,冬青四季常青,樱花烂漫如云,广玉兰高洁典雅,松树苍劲挺拔,金枝槐华贵夺目,垂柳轻柔依依。各类绿植相互映衬,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城市生态画卷。

春风过后,纬三路的春意愈发浓郁,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。道路两旁的樱花竞相绽放,粉白的花瓣簇拥枝头,如云似霞。微风轻拂,花瓣随风飘落,宛若漫天飞雪,浪漫至极。而道路间栽植的金枝槐更是独具风韵,纤

细的枝条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,泛着淡淡的金光,明亮而温暖,与周围翠绿的叶片、缤纷的繁花相映成趣,为整条道路增添了几分灵动与华贵。行走在春光里,目之所及皆是美景,心之所感尽是舒畅,真切感受到城市与自然相融共生的美好。

一座城市的美丽,既离不开完善的硬件支撑,更依赖于精细化管理。纬三路的整洁与秀美,背后是无数劳动者的默默坚守与辛勤付出。路段配备了专职保洁员与专业绿化养护队伍,工作人员身着醒目的黄色工作服,日复一日地清扫路面、捡拾垃圾、修剪枝叶、浇灌花木,用勤劳的双手守护着道路的洁净与绿植的生机。为了让一线劳动者安心工作,相关部门在沿线设置了温馨的休息驿站,为他们提供饮水、歇脚的便利场所,让辛苦劳作的他们能够就近休憩、补充体力。这些可爱的劳动者任劳任怨、默默耕耘,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凡,用汗水浇灌出纬三路的美丽春色,他们的身影也成为春天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沙河河水悠悠流淌,纬三路春意绵绵不绝。春天里的纬三路,不仅是一条交通之路、景观之路,更是一条发展之路、幸福之路。它承载着沈丘十年城镇化的发展成果,凝聚着全城人民共建美好家园的辛勤汗水,展现着新时代槐乡大地的蓬勃生机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伴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,在春风的沐浴下,沈丘将建成更多如纬三路这样的景观大道,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,必将以更加秀丽的姿态、更加昂扬的面貌,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,让“美丽大花园,幸福新沈丘”的愿景照进现实,绽放在每一个市民的心田。

不负春光

于壮 摄



随笔

母爱的距离

刘怡晨

记忆里,母亲总是为我忙碌。我和我的距离,就在这份忙碌里被推远,又一次次被拉近。

上小学时,校门口总有一个飘香鱼丸摊,一放学同学们就奔向这个烟火小摊。在一群撒欢儿跑的小伙伴们里,我显得格格不入,因为那个被簇拥在摊前,围裙干净、头发绾在耳后的女人,是我的母亲。那时母亲眼角还没有皱纹。

我很少走向她,就算经过鱼丸摊,也是贴着墙根,低着头,快步走远。我甚至会在心里暗暗祈祷她不要看见我。只有走到离鱼丸摊很远的地方了,我才敢松口气,然后等人渐渐散去,慢慢踱步过去,佯装来迟,仿佛稍微走快一点,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就会荡然无存。

她怎会不知道呢?但她从没过问,每天照旧将煮好的鱼丸刷上我喜欢的酱汁,用塑料袋装好,放在锅边最显眼的地方,等我路过时悄悄拿走。

直到小学毕业那个暑假,不懂事的我才终于忍不住凑到正忙碌的母亲面前,小声地问:“妈,我今天能跟你一起出摊吗?”她听到这话,一愣,随即眉眼一弯:“女儿长大了哟……”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她笑,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眼角有了细细

的纹路。

那年暑假我跟母亲出摊,也是那几天我才知道,这小小的摊子承载了母亲多少辛劳:原来每一根竹签都要提前用开水烫洗干净,原来那锅清汤要从凌晨三四点就开始熬……我帮着母亲收钱、递单、刷酱……母亲边忙边偷偷看我,嘴角一直翘着。初中时我到县城读书,学校到家走路要二十分钟,母亲买了一辆电瓶车,方便每天接送我上下学。

母亲始终把我的学业放在心上,往往天还没亮透,就带着我出门了。郸城冬天的风似刀子,冷、硬,直往骨头里刺。我坐在后座搂着母亲的腰,她的身体几乎为我遮挡住了全部寒风,可她总是总觉得我冷。后来她总算想到个办法,让我倒着坐,跟她面对面,整个人缩在她怀里。

于是每天早晨我就像雏鸟一样窝在她胸前,脸埋在她的羽绒服里,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,那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。她的手偶尔会轻轻拍拍我的背,问:“冷不冷?”我摇摇头,她就继续骑车,不再说话。电瓶车稳稳地穿过清晨的街道,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有时候我半睡半醒,只听得她稳稳的心跳,一下一下,就在我耳边。

后来,我考上了郸城一高,比我

更高兴的是母亲。“我闺女考上一高了!”这句话成了她那段时间的口头禅。

高中管理严格,学校不让学生随便出校门,因而郸城一高的栅栏外总是挤满了殷殷守望的家长,我母亲一直是其中一个。每天中午放学铃一响,我就会小跑到栅栏边寻找母亲。母亲总是那个先找到我的人——在清一色的校服中,总能毫不费力地找到我。

“今天我做了你爱吃的番茄炒鸡蛋,快趁热吃……”母亲急切地说。“妈,你不用天天来,食堂有饭。”嘴上说着,我手却伸得飞快。“没事,妈顺路。”她每次都这样说。

刮风也好,下雨也罢,这段从家到学校来回四十分钟的路程,她总能找到“顺路”的理由。那次我吃完饭刚往回跑几步,没来由地回头看了一眼,母亲还没走,看到我回头,她笑着冲我挥挥手,让我赶紧回班。不知怎的,即使隔着十几米的距离,我也能看见母亲眼角多出的几道纹路。

如今我在洛阳上大学,离家三百多公里。

母亲每晚的视频电话比闹钟还准时。前些天视频通话与母亲说笑,

忽听她说:“你小时候可倔了,上小学那会儿,放学从来不在我摊前停下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”

我顿时心里咯噔一下,心虚起来,还以为她要翻旧账。

没想到母亲说:“后来你放暑假了,跟着我出摊,帮我收钱、刷酱……围在我身边转,小尾巴似的,我可高兴了。”屏幕上,母亲眼睛亮亮的,和我记忆里那个站在校门口的女人逐渐重叠。

放下手机,我一个人在宿舍坐了好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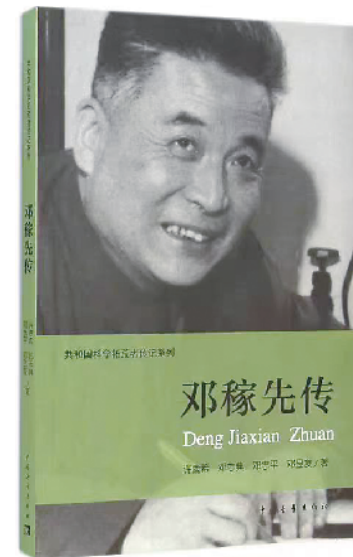
小吃摊、电瓶车、铁栅栏……我在长大,越走越远,母亲停在原地,一直望着。

但她那日复一日蓄积的、为我的“忙碌”,正一点一点凝成实实在在的牵挂,把我和她的距离越拉越近。如今她不在我身边,我却觉得我的心比任何时候离得都近。

而那个时候拼命想逃离的鱼丸摊,如今也成了我最想回去的地方——这次我要大大方方走到母亲面前,帮她给鱼丸串刷酱,有人来买,我就告诉他:“这是我妈,她煮的鱼丸可好吃了。”然后转过头,认真地看着她,看着那个站在热气腾腾的锅前、笑起来眼角还没有皱纹的女人。

书香周口
悦读推荐

用一生奉献诠释中国脊梁

《邓稼先传》
许鹿希、邓志典等著

《邓稼先传》是由许鹿希、邓志典等人著的一部关于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的传记,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全书以平实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邓稼先的人生轨迹,字里行间激荡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坚定的人生信仰。

1950年,邓稼先放弃美国普渡大学优渥的生活和科研条件,冲破重重阻力回国,投身于新中国的核

武器研究事业。在青海金银滩草原的茫茫荒原上,他带领团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用算盘、计算尺进行原子弹理论计算,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搭建试验场。这种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”的抉择,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。

书中一个细节令人动容:邓稼先明知核辐射的危险,却坚持去现场处理故障。当同事们劝阻时,他只说:“这件事必须有人做。”这简短的话语,承载着一位科学家对使命的担当。他深知在国家命运面前,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,毅然选择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安全屏障。这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勇气,令人肃然起敬。

合上书卷,邓稼先那句“我不爱武器,我爱和平,但为了和平,我们需要武器。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,那么,我仍选择中国,选择核事业”,依旧在耳边回响,激励人心。这部传记不仅是对一位伟大科学家的深情礼赞,更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基因的深刻解码。在科技自立自强的新时代,邓稼先的故事时刻提醒我们:真正的科学家精神,是爱国情怀与科学理性的完美统一,是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的同频共振。这种精神,既是我们回望历史的坐标,更是照亮我们未来的灯塔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